

獪園

獪園自敘

錢子虞之賤公子也儀古人十一

人十九能家貧口吃如馬卿而不能着犢

鼻褌與保傭雜作滌器市中能見一世龍

門李司隸如聶季寶而不能坐砌下牛衣

稱國士能任達不拘耽酒浮虛如阮仲容

而不能大盆盛酒圓坐相向直接群豕來

共飲能文章諧謔語言不以爲如陳暄而不

能俳優自居為南朝狎客又能失財敗事如陰子春而終不能脚數年一洗之人也之行也不曰天[illegible]則曰天放世儒動尋繩墨而賤龍蛇斯其漏而亡當者歟竊自笑生不媚世犯詛朝那然所遘豈盡秦嗣王邵藝其人所傳聞久激亞馳之辭亦必皆合海內賢士大夫及我二三兄弟六或有一人焉飲酒酹地祝延之者何至三夢芻

狗並遭墮車折脚一歲之中數遇五角六張往往若此彼未嘗牧而牂生于奧未嘗田而鶉生于宎者操何術乎噫嘻是寧非造化小兒與之為狡獪我夫造化小兒之狡獪我也巧矣我安得不妄與之為狡獪也于是署其平居所著之書曰獪園獪園者何松梔十九山中稗家一種志怪傳奇之類是也則何言獪也漢人以為狡獪也

又謂央匕嘿𠂢神禹理水駐巫山下雲華夫人授以策召鬼神之書頃聆之際化而為石為輕雲為夕雨為游龍為翔鶴千態萬狀不可親也禹疑其狡獪怪誕問諸童律按集仙錄所載如此狡獪之名所由始欲神仙列傳則載王遠麻姑共至蔡經家時經弟婦新產數日姑求少許米來擲之墮地視其米皆成丹砂遠笑曰姑故年少也

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狡獪變化也列異傳小女折荻作鼠以狡獪李延壽南史宋廢帝欲酖害太后令太醫煮藥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作孝子豈得出入狡獪齊少帝以蕭坦之世祖舊人得入內見皇后于宮中及出後堂雜戲狡獪皆在側是狡獪二字直當作戲弄義解矣余取為稗家目者姆亦竊比于滑稽漫戲劇秦美

新者流因是以求容于側媚之世乎夫釋
胡可盡廢也仲尼不語神怪而玉羊萍寔
間抽緒餘以至肅慎之矢防風氏之骨靈
威丈人之落簡沾沾辯對不已非以奇小
而勿言何嘗弗為隱哉山海莊列倆作屬
階神異洞冥觴舟始濫浸滛及於飛燕列
仙拾遺博物搜神述異下迨酉陽宣室北
夢杜陽無不窮幽瓌極玄虛程怪與妖矜

奇闘艷家黄車而户青史矣乃漢班氏獨
黜小說家而不列於九流之中將猒其迂
誕不雅馴歟然則天乙尭問劉方墨筆燕
丹宋玉之談雖千不存其一言彼皆非耶
可勝去乎兩京以還作者雲蔚若魏文之
列異沙仲穆之野史李隱之大唐奇事記
諸家即不盡傳于今然而各有其書豈唐
以後人所能辨者稗又胡可盡廢也且夫

稗至唐而郁乎盛矣響亦絕焉唐以後非無稗也人人而能為稗也唐以前皆文人才子不得志於蘭臺石室者為之率多藻思雅致雋句英談唐以後悉出老生鄙儒之手隨事輒記于桑榆中而已故其為稗均而其所由稗異也何也唐人善用虛宋人善用實唐人情深趣勝為能沿洄波瀾宋人執理局方惟事穿鑿議論唐人以文

為稗妙在不典不經宋人以稗為文病在亦趨亦步由斯以觀非其才之罪也文章與時高下大抵然耳蓋余自操觚時習聞往君子之持論如此要之太史公絕代奇才第稱自成一家言言人人殊期于成家而止不唐與宋則不成家如是而為唐與宋也亦不成家必有所以信今傳後者此未易言求之古人之心為可也余尚不能

窺宋藩籬萬一安能治唐而遠為唐夫以昭代諸公名能文章者所述野史燦然具倫皆不敢蔑棄典型而創其好于三尺之外何論言不佞摭采遺獻食舊聞核是非訣幽顯大小必識雅俗並陳參往考來品分臚列而成是書聖哲之變間出神仙分身隱形變化萬千少見多怪世遂不傳爰徵靈瓌煌煌斯篇園幻仙第一維彼上人

利根法器得大自在神通遊戲我佛如来
不可思議一切顯跡希有奇麗圜繹異第
二受者為果作者為因形往影来聲出響
臻崔浩被戮庾信受自現生他世無環不
循圜影響第三既語報應何疑輪廻王公
卿相從僧中来平等閻就伽藍癃閑俄頃
灵変疇云靈胎圜報緣第四崇山幽都強
名有北地獄変相無有紀極王者為政設

官分職一如世間賞罰不惑園冥跡第五
山川社稷間氣鍾靈明神是憑俎豆惟馨
穆々上帝赫々雷霆儼臨如降格思冥々
園，靈祇第六何彼蘋妖跳梁跋扈祝史巫
侲式歌且舞時無大沉啼煙嘯雨李核琵
琶六爾簧鼓園淫祀第七九經百家修言
鬼事蹠戶搖枝沉履灶髻公孫應敖伯有
作厲怪媚紛々不廢鄭衛園奇鬼第八機

祥氛祲何國不兆無忌為妖怪哉當道蛇
淫狐媚精由物老旌異祈神是稽是討園
妖孽第九殺色夢想変幻倏忽亦石虫魚
紛拏奇特魚膾雖残雞肋可惜後有作者
彌縫漏逸園壞閘第十園之目雖止于十
而其為卷十六其文已二十萬言園成新
野馬使君仲良見而異之嘆曰昔賢集衆
家而成書編蒲緝柳何力是恤今則以一

人之手獨創於無所資承之餘末流不波斯誠難矣是安可無傳遂任剞劂同致水衡羨餘從事余亦減產佐為後先經營雖畧就頭角而力已不勝其詘將天之所以益余疾欲雖然余數歲之中嘗見池平臺傾矣嘗見陵夷谷貿矣嘗見浮石沈木矣嘗見豕負塗而車載鬼矣又嘗見夏雨雪而冬造雷矣紛綸歲雖怪怪而奇奇者莫

可勝数也夫孰非猶我且也草名萍魚亦名萍鳥名鵲犬亦名鵲壁名璞腐鼠亦名璞席名籧篨傴人亦名籧篨人叩頭蟲亦叩頭湯冊之姬曰蔡孺子容之兆龜亦曰蔡漢家椒戚謂之五侯山魈本魅亦謂之五侯劉凝之荅臨川稱僕猩猩向人亦稱僕噫嘻天地間物理至不齊也誰賢乎誰愚乎誰媸乎誰醜乎豈必西山之是而東

陵之非乎甚矣造化小兒之巧與人為狡獪也吾庸知造化小兒不以狡獪我者錞于丁寧贊其千秋俾斯園無為鞠草椎之挽，之皆使君力敢忘所自耶其又沾沾沈耳於巷思闌入獪事未已是積斂于生熟不尽之秋三于朝而暮于四余且自為狡獪于造化小兒乎何尤余之罪滋矣余之罪滋矣癸丑冬錢希言記事

繪圖総目

海虞錢氏翠幄草堂鋟

獪園第一目錄

仙幻

一味丹

牡丹十三方

項缸和尚

華仲達遇女仙

張叟遇仙

紫衣白馬人

崔飛火中

仙藥

赤肚道士

韓秀才

画扇仙人

白玉蟾
張三丰
尹蓬頭
高神觀道士
閭蓬頭
潘尚書遇仙
王省幹遇仙丹
火中仙像
賣筆人遇仙
落癭道人

檜園苐一目録終

獪園第一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譔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鋟

仙幻

畫鶴叟

虎丘山後長蕩村、屬長洲縣錢氏居焉、其家頗行善、嘉靖中、有號湧峰子者、少病目、兩眸赤如火爍、一日探親過滸墅關、凌晨登棹、行未半里、見岸上白衣老叟呼求附載、僮奴譁然、謂此地有盜、不知何所人、未便輕諾、錢君敬其老、亟命延之入舟、于時曉霧半褰林容徵露、促席相對、吟談豁然、錢君見老叟言論風旨、異于常流、心益敬之、問先生欲飲否、曰、可共飲耳

宜居下以

酒至、則變為紅泉、問先生欲飲乎、曰、可共飲耶、乃飲嗾、則又氣蒸如丹砂、舟中之人相顧驚愕、罔測所以、老叟因問錢君曰、何以病目至是、對曰、疾痼矣、不能愈也、老叟乃索麗箱中片紙、用指頭點桃花釀、畫一置其上、授錢君云、還家即供之家神堂內、無失也、遂登岸別去、忽見隔林中湧出五色綵雲、捧老叟足去地漸遠、凌空上升、久之方滅、錢君大駭、出舟作禮、遂命返棹、供養仙跡于神堂、晨夕炷香爐中、躬自恭禮、自此積歲之目青、一朝損除、家亦驟富、五十年間、起至鉅萬、錢君竟以壽終、忽一日神堂火起、屋廬蕩然、

徧村人咸見其家火中飛出朱雀一隻、冲天而去、王徽君稱登松下說然、

仙棗

吳縣東洞庭席生、晚年頗好道、獨行于莫釐峰下、遇道士行如飄風、忽顧見生、駐足而言曰、此子骨清可度也、因出懷中一小棗授之、曰、食此可不飢、席生再拜、便取棗吞下、還家、遂不思飲食、俗饌都不進、日覺身輕步捷、容顏悅澤、鬚髮如漆、家人多怪異之、如此者二十年、一日市上行、與人爭忿、道士從旁見而怒曰、將謂汝可度、由來嗔心未除、摑其頸一下、小棗自口中出、旋隨地矣、道士拾去、賦詩一首而行、記其末

二句云從來凡骨難輕度、吹落滄茫一陣沙、席生還家、々人悉訝其皓首、始大悔恨、旬日之間、不食而死、

趙明府一宦所說

壁上船

會稽毛公某、成弘間進士、性尚奇、好黃白吐納、導引之術、雖居外臺、羽流道侶日與周旋、廣東按察使時、偶檢司中舊文書、有一公案、是方士以煉丹失火、延燒民居誣服論死、屈指歲月、將二十年矣、訊其人、尚在獄、亟召出與語、大悅、立破其械、延入內衙、出袖中枯管、畫一小船于壁上、一人作張帆狀、莫喻其旨也、公見其在獄久、曾無老色、心異之、每加敬禮、時々叩

以大道固不肯言、所談者、皆玉清紫宸、及瀛州玄圃靈異之事、一一皆若經游、嘗從布袍角中出藥一裹贈公、先以器盛水銀、投藥少許煎之、須臾發視、爛然成銀矣、公心益神之、諮受方要、亦終不能得、曰、相公無仙骨也、逼之不已、乃詣畫船處呼船中人曰、開船開船、便登鷁首、揚帆而去、聽之、但聞壁間波濤崩湃聲、漸見帆角及檣杪隱隱、漸滅、良久都亡、所見壁色如舊矣、越數日、走舍差人從南昌來、見此人在滕王閣上、使寄語謝毛公曰、宦味如此、可以歸矣、識者謂此人非不能遁去、故示其妄幻之跡于世耳、毛公惘悵恍惚、狀若發狂、悔事仙人不勤也、急為洗獄、棄官

而歸試其藥行之歲餘廣營菟裘藥盡不給竟以鬱致死

仙唾

萬曆中姑蘇城東馮秀才之母舅陸君背駝而傴僂以行無不呼為駝子一日遇青巾道人于市手撫其背唾痰在地而去陸回首不見曰莫非仙乎嗅其痰芳異香常即掬地吞之起而背已直矣市人見之驚駭知為遇仙馮生名時中趙明府說

枯樹遇仙

嘉靖中山東曹州一破寺有老樹空腹其大七八圍不知幾百年物矣一日有雲水道人來寺中乞齋僧

輟飯々之、道人謂曰、潤膏香積無以為報、可索水一盂、為和尚活此枯樹可乎、僧亟取水捧進、道人含一口噀之樹中而去、緫出寺門、欻忽不見、明晨起視此樹、則枝葉叢生其上矣、後遂成美蔭、至今在焉、計野臣訪陳州牧、親過其地說此、

酒井

浙東桐廬縣、舊有酒井、相傳有道人過此地、詣一酒肆中、毎取酒大嚼、々畢便去、曽不顧謝、釀家亦不言錢、禮而接之、雖数六、敬如是且久、一日道人告別、渦出漁鼓中藥二九、色黃而堅、如龍眼大、投之井中、謂主人翁媪曰、労君家数置美酒、無以報欵治之勤、留

此藥井中、可日得美酒供客、無煩釀造矣、言訖而去、明日井泉騰沸、都變作澄澈甘醴、香味醇美能醉人、瀹于造者、俗呼為神仙酒、其家坐獲厚利、積累不貲、凡三十年、驟致巨富、而道人復来、闔門競拜、延入閣中、數不敬礼、道人從容問曰、君家自有此井以来、所入子錢幾何、主人媼應曰、酒則美矣、奈乏糟粕飼豬、亦一欠事、道人嘆息曰、人心之不平至是乎、乃拊掌於井中、漉出舊藥一粒、顏色與三十年前投者無異、仍藏渙鼓中、酒氣稍〻而息、井復如故、釀家悔其失言、慚愧無已、自此生計蕭條、其井基至今尚在、此聞諸故老、不知其何年也、

志載若耶谿傍沈釀川、山陰有句踐投醪河、而獨無酒井、

一 謫仙賣卜

正德末年間、有卜者双髻、忘其姓名、寓江西南昌門外、善九天玄女課、占人災祥無不神中、後因宸濠之亂、移妻子適嶺南、復寓廣州府前、鋪張卜肆、日止一卦、遂下簾、貧者亦不責其直、所居甚窘、庖突無烟、而每夜與妻子共食、陳列殽饌、時有怪珍、三人飲、噉自若、鄰家窺見、疑其作賊、不敢叩而問也、廣東布政司庫失金、大索窮追、遊徼偵得之、意此人所為、及往搜僦舍、壁立如故、逮于官、官命躶身搜之、觧腰纏中得

小錠、重一金、古質顯然、檢其字、乃是至元國號、衆益怪異、拷掠具備、莫得其情、強收付獄、不決、歲餘、卜有双目忽然復明、初無纖翳、獄中人咸神之、一日置酒獄中、召妻子至、因呼游徼與獄卒同飲、語之曰、我玉京仙人也、有小過謫人間、潛于賣卜、限滿當還矣、失金乃守藏吏其所盜、今在某方某處大樹下、吾金豈汝藏中物耶、言訖、持所飲酒杯、與其妻子從獄牕中飛去、邏卒皆醉、相視莫能牽挽、衆望見卜者端然安坐、與妻子俱騰五色雲端、杳杳而上、移時方滅、邏瞻礼者數百人、凡愚肉眼、自是信有神仙矣、官後驗得吏所盜金、果如其言、

此事

牡丹十三方

杭州府崇德縣去城二十餘里地名趙郭郎古詰兒溪上也郭氏始祖宋理宗朝御医得幸于上一門之内紆金曳紫沭恩称異数為其家曾遇一道人詣門乞食〻畢合其碗于桌上衆莫能舉郭翁啟視有紫牡丹花一朶共十三瓣每瓣中藏一方依法療病遠近赴之如市傳於子孫今数十世皆曰仙傳牡丹十三方矣雲仍中近有學愿子直父子珦長者與余善

頂缸和尚

頂鉄和尚名真顛不知其所止亦不知其所自善擊

劍、得分身隱形之術、或云僧俠、或云劍仙、二十年前、雲游過山陰縣、聞祝秀才良柱好道、喜延方外士、留止其家一月、出入往来、変幻莫測、前後左右、踪跡無定、日啖牛肉数斤、及酒麺亡算、頭上常戴一大五斗缸、且行且走、折旋如蟻、觀者無不異之、每當月明之夜、巢于樹顛、作曼声長嘯、尤善超越、攀垣直上、捷若猿猱然、多坐臥于壁上、與人行、忽不見、已復在傍人莫測其処也、將去之前一夕、命置酒、々至、連舉数大白、謂祝生曰、吾為若設戲、若為我秉燭、生素有膽氣、使携燭立屏風下、忽見狀頭一髻、劃然声裂、有白炁長数十丈、狀如素霓、環繞其身、左盤右旋、遂轉数迴、

但睹衣色成規儉忽失處時門戶皆鐍求之不得矣少頃則依然坐于堂上焉五更酒盡明月西行重門深鎖竟不知其所之

華仲達遇女仙

余友華善述無錫縣人住蕩口少有靈質喜談黄庭内景之事弱冠時嘗遇一仙姝夜降容服端麗世無儔也自云與華生有夙緣經宿而去情好甚篤題詩贈華云冷落珠簾二十秋今宵重脱翠雲裘仙郎漫著紅羅汚花蕊年年血淚流臨別授華辟穀鍊氣諸方華遂絶粒閉閣獨處室中時時聞異香又數有箋寉往来同賦懷仙雜詩數章嘗録以寄余余摘其佳

句、有云鏡裏鸞?空有恨釵頭飛燕已無蹤永夜夢魂千里月、隔年書信數行星、至今別淚依然在、徊々明河濶枕邊、丹霞有路身難到、青鳥能言信易通、纖造雲衣如可寄、願添跳脫在其中、皆有感而作也、鄉邪王世貞、沛國劉鳳兩前輩、常過其家、並見群宜舜于空中、如迎送然、相與詫為奇事、

張叟遇仙

張叟名易、號覲復子、兒時、即慕神仙之術、閉門絕務浪志長生、積十餘年、未臻玄牝、一夕夢中有神語曰、子好道若此、明日詣府學前、當遇異人矣、張奇其夢、凌晨而起、趨至府學、遙望孝門內有雲氣蓊鬱、隱々

有人趋至其所見一衲衣老父趺坐地上神色毛骨非常人也張遽下拜申弟子礼叩其術老父曰吾無術可以授子比去明日復來凡三度乃指授其所修之要張具領受之再拜請至其家中奉齋供遂同步而出從行百餘步瞥不復見方悟仙也明日更往跡之無復雲氣矣後寂無聞張親話所遇之事於余云

紫衣白馬人

正德年間夏九月天旱不雨常熟大和鎮田間戽水者七八白晝見綵雲從西來有一紫衣白馬少年揚鞭在雲中行次第過張墓橋轉西山角漸餘馬足鞭影久之都沒衆喧呼從之少年亦于馬上回首疑其神仙故示異于凡目矣

鶴飛火中

成化初山陰祝瀚孫會魁為江西南昌郡守博採奇術精思服食嘗從異人授得黃紙古書一卷名曰臺蓬秘籙其本殘缺糜爛十數紙是太上鍊金丹隱訣以為黃白變化咳唾可致也乃謝病杜門于郡衙造一藥爐高數尺依法燒鍊晝夜精勤不離灶側剋期而成功矣一日失守爐敗燄穿屋上火煙四合廨舍俱焚家人輩驚走所煉之物爛然流散于地居民見火中有白鶴一隻冲天而去時會寇至境內太守移病還山其書至今子孫收籙猶在

仙藥

袁君一鰥女未嫁、忽得翻胃病、歷求方藥不能効、衆医拱手、骨立如削、厭〻待盡已、一日有全真道人詣門請謁云、吾能療不起之疾、君家閨中、得無有病者乎、閽者曰、主公有愛女抱疾不接賓客久矣、疾亦非若所能愈也、請速出去、厭斥久之、聲聞于内、袁氏内眷因命延入、初云、吾寫一方救汝、及書方畢、皆人間所不見之藥、内眷云、吾家何從買此奇藥、道人既憐憫、願出請囊中、請以縑物酬爲、既而云、龍涎有處可買乎、衆答無有、道人於是取囊中雜藥煉為膏液、和作一小黒礶子、封固云、不須食、只日〻嗅之足矣、初

嗅之日、腸間覺有一物、漸〻吐出、皆老痰也、明日復吐一塊、第三日漸思飲食、至七日而匕箸大進、肌肉盡生、安好如常人矣、始知遇仙、望空瞻礼、其女未幾出嫁、至今尚存、亦趙明府說、

赤肚道士

閩中福州城内、昔年有一道士、常披髮佯狂、衣裳垢滓、游行市中、人視其軀腹、如碧瑠璃、五臟畢露、洞然照見、兒童蜂聚而隨之、每捧其腹大呼曰、撞我肚、撞我肚、旬日間莫之有應、時因呼為赤肚道士、一日歎曰、我欲度人〻不來度、無如之何、深可悲哉、遂去、後莫有遇之者、閩南陳司農許謨訊閩時說狀、

韓清者、洛陽縣人也、幼好道、不修邊幅、常服氣鍊神、遨遊雲水自以為樂、十歲操筆便成文章、有女冠自華陰山來、過其家、密授道要、因閉室精思、遂了深玄之理、漸能分身隱形、若左元放矣、雖游學宮、傲然礼法之外、時々微露奇跡、人莫之測、以其稿率不拘、又好凌侮、多不與交、惟趙府君重方術、見清風骨明秀、知非凡流、深加禮遇、府君嘗喪妾悲哀、燕居獨坐、思與韓生飲博消遣、清忽拱手于側、府君驚曰、生從何來、對曰、蒙公見懷、敢不趨侍、府君大笑、命酒數行、相與博戲、時春月庭中花開、清以手採之、和入酒樽、頃

覺酒味殊常甘美外忽報吏廨失火衆奔救府君登樓共觀清持杯酒向吏廨噀之火即滅府君繇此益敬異之留宿談讌循日累夕不倦矣時清父某為縣藏吏偶引親故入藏失金若干縣令捉吏夫婦並繫獄中府君心知其無辜欲釋之令固不從一日鞫訊其事吏夫婦囚首跪階下令敕門者無容秀才闌入清忽立案傍令踣見大詬叱伍伯執之左右素聞其神共諫令令乃烈殺問清曰若多妖術能代父償藏金乎不爾當併受拷掠清曰唯唯請借鬲釜及至清取令案上錫硯筆架承水瓷甌之屬一一餖飣于火虞其不給命拾階下瓦甓聚積其上出袖中汗巾角

解小囊得藥丙粒投火中良久紫煙鬱蒸充滿廳事、啟視鼎釜、都成上金矣、謂令曰、此神仙金、敵世間幾倍、償藏之外、可糴粟賑飢、無妄費也、令大駭然、以方士炉火之術、不足異也、問清曰、技止此乎、清曰、未也、引其袖一呼、須臾之間、傾出二女子、自階登拜、窈窕無湛、嬌歌妙舞、莫可形狀、轉身逼向令、令止之、清因取女子還納袖中、令又問清曰、技止此乎、清曰、未也、探其襟內、引出一龍一虎、風生雲起、哮吼拏攫而爭前、作搏噬狀、跳躍向令、令急止之、清復取龍虎還納襟內、令神色惶怖、曰、止矣、吾見子之奇矣、無煩更設也、清曰、犹未也、公無懼、聊以劇戲耳、復左右索水、投

水一盂清持讚噀之俄有塵起煙霧晦冥胥吏皆無人色頃之塵斂視其庭已成大河波濤洶湧清乃拾地上樹葉作舟浮之身登其上父母亦共載爲拱手別令曰爲我謝趙府君異日洞天相見也刺舟舟々入雲俄而漸滅衆皆仰視羅拜倏忽天霽廳堂如舊令具以聞府君府君棄官而歸

畫扇仙人

相傳有吳人許生愁者棲心玄門勤求燒鍊積十餘年無成一日游洞庭山中遇羽衣道士飄若仙人許心許其非凡也跪而祈請丹術道人出其袖中聚頭畫扇倒挂石壁之下畫中有大樹々下盤石々上安

一丹竈、邊貯缸承水、及薪炭之屬、傍有叟丫髻童子立焉、道人比之、此童子即跪于竈口、益薪添火、忽見紫燄上炎、竈中如沸、斯須之間、報藥成矣、童子呈藥于道士、滅火、立如故、道士取一小錠賜許生、因告之曰、此爐中造化也、盜天地、役鬼神、非有積功累行、不可妄求、子仙骨未成、浮慕何益矣、五十年後、尋我于華陽洞中矣、言訖、袖其画扇隱去、許生大駭、遂終身不談黃白之事矣、此積古所說、不知何年代也、

白玉蟾

吳城中街路徐生藥家、頗好道、羽流雲水、多造其門、于是玉蟾老仙着藍縷敝衣、桂瓢策杖而過之、其家

誠敬接奉略無倦色、一日同游石湖之西、為之親嘗求塋地、吳兒行舟、慣斫石為鼓、以壓于舟首、相沿如此、徐與玉蟾偕行、至黄山下、岍側遇遺石鼓在地、玉蟾折葦一枝、戲擊此鼓、声聞遠近、數十里外、村民皆驚駭、知其為仙人也、徐拜請不已、玉蟾遂為覓地點穴而去、石鼓至今存焉、相傳大街劉氏墓在虎丘之西、其穴亦玉蟾所点、未詳何年事也

張三丰

張三丰國初異跡甚著、正徳中尚在、多游雲貴之間、貴州有平越衛、地多深巖密箐、高神観踞萬峯之巔、中栖羽流真侶、三丰居観三年、毎夕礼斗、常飛神周

游五岳名山、到處皆有靈驗、隆平侯王揮使並黔中人、一日偕入觀中相訪、三丰方披破衲、結跏趺于佛座之下、二人不敢驚、屏息以俟、既起、延二人坐定、袖中出不托四枚、熱氣如蒸、装于磁盤、置二人前、二人問從何來、答曰、今日杭州西湖昭慶寺設斋講會、不覺歸遲、常州碩山百姓周慶謫戍滇南、人呼之雲南八老、親見其異、歸而說焉、

尹蓬頭

尹蓬頭者、不知其名氏、相傳是明初人、與張三丰同時、游行天下、人言久見之、亦莫測其年壽、至正德嘉靖年間尚在、梁溪秦太學某、號柳臺子、肄習南雍、拜

為師弟、約來年七月七日過其家、如期而至、橐中將有碎金一十七錁、秦與其妻俱延禮之、跪而上食、呼為大仙、隔日與秦談讌噱傲、頗相狎昵、俄忽遍身惡瘡、膿血淋漓、臭不可耐、舉家細小、無不厭惡、而秦廣求医藥治療、殷勤、湯沐之具、必親承之、瘡日益甚、秦泣而告曰、大仙病勢至此、將有不起之憂、其若之何、蓬頭曰、汝家有美妾、令其侍寢一宵、吾疾瘳矣、秦不敢忤、退而語其姫侍曰、此真神仙、非如世人但作婬事、卿為我擅一赴之、妾聞言、怖而却走、秦俟夜半、強負其妾而出、蓬頭從帳中語曰、且負去、今夕不吉、俟吾更選日耳、蓋試秦意、實無他也、久之、瘡勢轉殆、呼

恭語之曰疾不可為矣莫信世上有神仙也但吾死後不免以喪事相累汝可奉靈柩于堂中設几筵成服三年乃葬盡師弟之情恭泣唯唯而退且行且訴師未傳道遽爲溘死吾家豈可停棺終當寄于宅後三茅宮中安置耳總緊此念蓬頭已知明晨謂曰幸吾此疾尚可起不至歸骨于三茅宮中也今但得香艸煎湯數斛為吾洗瘡瘡自愈無煩以他藥相療矣從帳中起坐將身抖擻瘡瘢下六七升及入澡盤中移時方出膚若凝脂髮皆變黑容色如菲花恭夫妻視而驚異闔門羅拜稱肉眼不識神仙明日便去數之總十七日也下午復在金陵王揮使家矣揮

使有女病瘵、厄然待盡、出叩蓬頭、蓬頭曰、與我寢処
一宵、尚何病哉、揮使大怒、欲摑其面、細君屏後趨出
止之、謂揮使曰、神仙救人、終不以淫慾為事、倘能起
病、何惜其軀、遂許諾、其夜蓬頭命選壯健婦女四人、
抱病者而寢、自還真陽、遍熱病體、衆見瘵虫無数飛
出、用扇撲去、黎明輔以湯薬飲食、病疾頓除、一家驚
喜愧謝、遂還西川鶴鳴觀、乗石雀而去、先是觀前舊
有両石雀、不知何代物也、蓬頭乗其雄者上升、其雌
者終夜悲啼、土人驚怪、争来撃落其喙、至今無喙石
雀一隻存焉、

高神観道士

高神觀在貴州平越衛山中、有道士居之、道士棋品最高、人莫與敵、一日有異人來請對局、凡三日夕不決勝負、道士計窮從出、潛禱于觀中所供西王母像前、其夜局未終、道士據案假寐、夢西王母傳示奕旨、醒而默記其下子、急呼異人共了殘局、道士隨手而應、下至第三着、笑曰、尊師無活路矣、不免輸却一局棋也、異人忽推去博局、離席而起曰、靈山老母多言、言已下階、聳身凌雲而逝、高承先傳碩山周慶說

閆蓬頭

閆道人、不知何許人也、名希言、別號亦希言、其投刺人稱希言、人與之書亦稱希言、頂一髻、不巾櫛、粗布

夾衫、有裙襦、無袖服、履而不襪、為人疎眉目、豐輔重頷、色正紫、肌肉充腯、腰腹十圍、叩之如鐵、彭彭然、溽如來之一相、曰陰馬藏、秤之重可三百斤、行步健迅、雖少壯不啻也、盛暑輒裸而曝日中、不浴、窮冬閒鑿冰而浴、又令人積溺盆中、浴之、出、使自乾、嗅之殊不覺穢臊、所至驚異、目為道人、又目之闘蓬頭、訛為闘頭陀、或坐不起、辟之亦不起、然未嘗以傲色加貴遊、喜飲、酒量不過三四升、酣暢自適、則歌道情曲以娛坐客、食能兼人、不擇葷素、但嗜蔬而安粥、人奉之幘則幘、奉之衣則衣、與之金錢、則亦置袖中、轉眄即付之何人手、不領也、出則童、子噪而從之、往往手甘果

為餉故從者益衆問道人百歲乎曰亦百歲耳問且二百歲乎曰亦且二百歲耳問元時嘗為某路總管乎曰亦某路總管耳或曰道人不過六十耳何誑我為曰是誑尔也言六十有當又曰道人豈六十歲人也曰即非六十歲人竟無以測也絕不為人道其所由得叩以延年沖舉之術亦不應惟勸人行陰隲廣施予勿淫勿殺勿憂勿恚勿多思而已頗好作有為功德于太和之均沃建鎮武宮弘麗甚又于句曲東郭治馳道五十里抵故乾元觀左右皆植松杏春時若錦繡課于其徒益斥旁畝引山泉溉之成稲田歲入米可三四十石而觀獨有門及兩舍耳乃薄游金

陵諸公若李司寇、王中丞、王鴻臚及余、又聞過一二中貴人、欲成觀中諸殿閣、然不輕發言、後過一毛百戶家飲畢、謂其徒欲得湯浴、湯至、凡三浴而後爽然命移枕蓐地坐、曰、道人不嘗臥床也、已覺氣息微、始驚道人得無欲去乎、道人曰、既知之何問、遂瞑、趺坐不僵、浹旬猶煖、氣色休休然、汗沾鬚有若璣者、三日而入龕、七日而不移、至乾元觀時、時啟龕視之、蓋百日猶若生也、道人游行人間者五十餘年、灼然著散者垂四十年、出無恒獨、話無恒言、宿無恒所、忽然而來忽然而去、無住為主、無念為本、無相為宗、其真有道者耶、弇山人曰、道人以甲申之冬、過我弇中、酒間、

忽謂余吾家山西、二十七八時、行販燕市、足自給、有妻室矣、而淫佚々房室過度、成瘵且死、遇我師誨之坐功、淂亡恙、且謂汝欲不死、亟去家毋問、時有一女置之、今者都不憶吾血屬、惟憶吾姓閻、度其時蓋在嘉靖乙未丙申閒也、按此傳出琅琊王長公世貞所譔、希言節其文以著於說、後希言與邵武守嚴激語頗相符、邵武云曾見其暑天裸曝、兩目視日、移時不瞬、嚴冬叩凌而浴、起用巾拭汗出如蒸、每言東去、則望西行、初無定準、歲三日、其徒自金陵來、問何時發足、荅曰、元旦、俄然曰、出家人五百里外步行三日、到此拜年、有何急事、即遣去不留、其平易如此、後希言

又問中翰徐汝良，對云：昔肄習南雍時，春官侍郎趙公用賢為諸生祭酒，良隨侍郎同送問蓮頭葬，從其篋中檢得羊皮度牒一張，上載勝國年號、官銜、歲月、花押，井井可據。侍郎推驗非膺造者，因知蓮頭寔二百歲已上人也。

潘尚書遇仙

新城縣春官尚書潘公晟，少為諸生，家甚窶，婚娶之外，未嘗二女色也。當浙場鄉薦時，未榜之前五日，遇一道人，容儀俊偉，飄然若仙。公拜而問功名事，道人曰：功名不須問，管取做到尚書，然子今科中後，便當遇佳麗矣。覓一器來，我乞汝藥。公遂取案上瓷甌與

之、道人出囊中紅粒如芥子大、甚堅、撮與滿甌、公問藥名、道人答曰、此房中藥也、一生受用不盡矣、公拜收藏其藥、忽失道人所在、未幾揭榜獲雋、其夕主人之子婦貌極美、即出為公更衣、留侍寢、公遂取藥試之、輒能經宿不敗、公自夫人而下、妾媵最盛、而新城伎女以至乞婦、亡問妍媸、並召入薦枕、俾晝足作夜、極人間之欲矣、年八十餘、一日藥盡、遂病不起、

王省幹遇仙丹 已下十一條回道人遺事

中街路王省幹、不知何代人、家近福濟觀、俗謂之神仙廟矣、歲以四月十四日齋供、雲水作麵、數斛皆盡、時省幹方出、忽有道人詣門、從其婦乞水澡浴、曰、但

果湯沐不煩飲食也婦不能拒乃從門旁空室與澡盆授水浴之浴畢復食以麵道人用碗置案上倒合而去家人取之不能舉益至數十人亦如故其夜首幹婦婦述以語之乃一舉而啓得藥丸并治風癩方首幹以所留藥試服之未半身體輕壯容膚光澤遂依方治病〻無久近治之即瘥榜于門曰遇仙丹乞者不遠千里及首幹化去將二十世子弟行其方不甚驗矣近重修福濟觀太泉徽君題跋有云壺中傳得一九丹海內爭求千歲藥即此事也

火中仙像

歙縣烏石山下萬聖觀有仙蹟畫純陽像于廊廡間

先年回祿、四壁蕩然、而仙像出火、都不焦灼、明日道士舁帯拂出、轉覺丹青黯耀、歎以為奇、辛丑年、親過其地見此、

賣筆人遇仙

華亭縣雲官廟東楮某、賣筆為業、萬曆戊子年間、楮病瘵已深、醫藥罔効、尪羸骨立、僅存餘喘、皆目為必死之徵、勢不可救矣、時南昌喻邦相為松江太守、鹵簿威儀嚴盛、瘵者曝背于門、妻嫂莫之不能起、喻公遙望而憫之、禁前驅使勿呵辟、聽其自便、一日遇藍袍青巾道人、見瘵者狀貌、頗有矜憐之色、謂曰、汝辦二十錢齋我、々活汝、其妻嫂咸異之、遂依言付錢道

人持錢、分施與靈官廟前乞者、使從指甲中別出紅藥七粒、小于芥子、謂曰、搯二粒水吞之、自當有驗、未愈、更服二粒、神可王矣、使以餘藥乞人妻嫂隨延道人入坐、以新汲水浸藥滴其口、少頃、郎躍然起、索飲食、扶杖而行、已而更進其二粒、步履如常、無復困憊、于是合家羅拜、叩其居止、曰、吾向住姚濂溪家、無他寓也、明日、筆工妻子並詣姚宅中物色之、濂溪大驚、因思中外初無其人、尋繹不解、忽夫人從屏後曰、得非後樓所供呂先生乎、引之登樓、儼然藍袍青巾、與所遇容飾無異、闔門驚歎、傳為美談、後徜家餘藥轉乞與許御史去、聞于宋孝廉

落癭道人

道人還經靈官廟，見廟中道士垂癭如瓠，試以手撚癭蒂者再，應手而落，頷下平復如舊，曾無瘢痕，市人競呼為落癭道人矣，是時觀者如堵，徘徊之間，忽失道人所在。

焚藥

越東有善箕召呂仙者，一人患眼疾，經年不愈，請于仙，仙立授一方，令詣市取藥五六種，杵細，焚之鈞州磁鑪中，少頃撥其灰，得紅丸子一粒，遂如法服下，應手清涼，双目豁然如初，曾無纖翳，更數年，其疾復發，此人又請善箕者告之，授方焚藥，無異前度，而紅丸

不可得矣。炉灰傾出淨盡。卒無以覓。再三哀禱。只云藥在炉中。後乃碎其爐足。宛然丸子在焉。神仙固無所不戲哉

飛花道士

蘇州東城販繒家。有兒年十餘歲。近患腹痞。楚極。医藥不效。身漸黃瘦。一日早起。有道士髩樟桃花一枝。負藥囊過其門。向西行甚急。兒甚異之。跡之俱至福濟觀中。兒牽其衣。跪乞靈藥。道士曰。汝病不須藥也。命兒張其口。從囊中掣出鐵綫刺其喉。探入腹下。鉗出一臠肉。兒亦恬然無苦。道士謂曰。牛肉過傷。成此痞積。今便可終身啖食矣。腹平如故。言訖不見。後乃

知為呂仙降神也、人謂天與其疾、而仙顯其異矣、

搗衣石

吳人以四月十四日祀呂仙、年年如此、呂仙亦數數來人間、其年福濟觀前人家施麵、有一乞者食麵畢、覆其器于中庭搗衣石上、衆不能舉、三日後始開、仙跡幻設信有之焉、

神仙魚服

直塘一道觀中、有道錄周靜清、法術著異、一日龍虎山張真人來訪、周出訴之、偶一道人持酒囊以隨、將詣市沽酒、真人見道人驚禮云、此純陽老師也、何緣至此、降階長跪、不顧而去、周異之曰、此吾侍者、執役

觀中半年矣、方悟神仙魚服也、命徒輩速延之入、則已出門不遠、見之在前、提酒囊徐徐而行、二三道士各跣足追之無及、如此移時、常相去十餘步、竟莫能跡、俄而風霧四起、咫尺不見、惟聞雲際笙寉之鼓、遂各罷還、

降箋帖

黄九嵒為北京監博時、夜夢人送降箋帖子、有品嵒拜三大字、黄訝其仙、亟整衣冠出迎、倉忙中、恍然驚覺、明日語其所知、所知謂曰、汝第於一七日內齋沐虔誠候之、必有異人至、慎勿怠事、黄是日齋戒、凡經七日、杳然無跡、齋禁亦開、又將踰旬矣、一日忽有道

人戴僕玉圈巾、走入臥內、黃亦損忘前事、急命驅逐道人、怒曰、我尚書閣老家往來出入無所避忌、汝乃驅逐我乎、黃趍出追之、不知其所在、詳味尚書閣老四字中有雙口在焉、始信真神仙而不悟也、其夕即夢一人來索前降箋帖子、黃驚懼、遽檢還之而覺、悔無及矣、親話于余、

賭雷

有雷公方行雷、遇一道人至扶而登酒樓、戲共賭雷為樂、雷公曰、雷吾所役使也、斯何難事、而汝能賭、道人曰、某亦習五雷之法、于是下籌于案、互角勝負、雷公每為道人所禁、行十得五、終莫能敵、道人引滿盡

歛雷公不得消滴而罷既去雷公請其名曰回去回去雷公作礼問曰莫非吕先生乎道人大笑騰雲而上雷公怒命使者推霹靂車相随追之不及乃止嘗可成説

卜築長春山

歙何洪少随父賈于杭遂世為杭人萬暦中兒旲疾篤請姚江徐永名仙〻至乃純陽子也題詩云三春柳外鶯声妖啼落残紅半樹花分付杜鵑休呌月一牕香雨湿軽紗詳其句知旲不可為矣後六日果死洪悼兒使永再致純陽子純陽子曰死有不可復生生者不當修福乎吾倚厭居壷嶠思憩人間西湖之

南有山曰長春、君家坟墓在焉、其為我卜築于斯可乎、洪稽首聽命、於是購材鳩匠、相地墓傍、面清江、夾翠巘、造成高閣、其上亭焉、疊石飛梁、穿池種樹、層廊翼翥、雕闌繡錯、綠雲多駐、紫氣時迴、宛然欲界之灵都也、署額顏楣、並出仙筆、落成之後、肖像如生、凡刻仙籍者十餘人、而洪祖及祖母仙姑與焉、徐渭有記、

影娥川樓船鼓吹

影娥川、在常熟縣城中、虞山之麓、路由清權里而入淺水一窪、不通舟楫、相傳琴流于此結泉、所謂焦尾溪、即其地也、萬曆丙子正月十五夜、月色甚皎、秀才馬鳳挈同細君女郎華蹈燈往來過此川上、驚見川

中忽湧樓船鼓吹簫內隱映貴人皆曳雲霞日月之衣、雙鬟侍女、倚闌吟望、俄有青褶童子數輩推篷而起、手携絳紗灯上岸、鳳峯家驚異、急呼從人尾之以行、眾童子狀甚狡獪、縈迴數步、便趨入舡內不顧、須臾烟霧四起、咫尺晦冥、轉盼之間、都無所見矣、龔氏松窗快筆略記其事、

大茅君張讌

常熟城中虞山西北隅一帶、相傳其地為三茅峰、道建華陽觀不甚崇敞、萬曆年間、火居道士李甲偕鄰人夜登虞山看月、憩于三茅峰側、倏見有張讌于峰之顛者、上不見天、皆五綵帳幔覆之、下鋪紅錦地衣

数十重、羅列綺筵、丹碧交煥、金石競奏、絲竹互諧、聲隱隱出半空中、李初意是大僚筵會、徐徐引避樹下、俄望見席上列坐数人、神状秀異、並玄裳縞衣、雲冠韡綬、手執碧玉觥、笑傲自若、兩傍行酒、皆丸髻小兒、黛髮女子、侍衛百数、各有所執、乃大駭異、方知張誠有、即大茅君、亦莫知坐上何人是茅君也、拉鄰人趙鳥徑而上、其行迅疾、漸覺彌遠、未至数十歩、俄然驚散、衆真皆隱、但見流雲采霞、香風瑞靄、彌漫崖谷之間、白雀数聲、迴翔其地而已、向之管絃羅綺、一無所覩矣、及晩、直上峰頭、尋求餘粮棄核、尚有存者、絶無影響、惆悵而還、

獪園卷之一終